

【独家】中国“走线人”葬身墨西哥海岸，他们是谁？为何水路涉险？

在中国走线人墨西哥海难惨案的背后，是当地盘根错节的人口贩运网络，其中还有华人的深度参与。



墨西哥瓦哈卡州 (Oaxaca) 一处海滩，警方等人在现场调查八名中国公民死亡的走线海难。图片提供：Jose Ignacio

墨西哥瓦哈卡州 (Oaxaca) 东部拥有秀美的海滩，但比起南部海滩较为逊色，又地处偏僻，鲜少有外国游客会踏足这里。不过，自去年以来，33岁的当地记者何塞·伊格纳西奥 (Jose Ignacio) 几乎每一天都能在路上遇见中国人。他们并非来海滩度假的游客，而是正在“走线”赴美路上的中国偷渡客。瓦哈卡东部是移民经墨西哥“润美”的必经之地。

3月29日是复活节之前的“圣周五” (Good Friday)，绝大多数墨西哥人都会在这天和家人团聚、到教堂祈祷。何塞也在这一天休假与家人聚餐，不料却接到了突发新闻线报：当地渔民在海边发现了多具尸体。

何塞马上驱车赶到事发地，那是一处荒无人烟的海滩，横陈着八具遇难者的遗体。何塞立刻注意到，他们很可能是中国人。遇难者身上并没有救生衣，只着运动衣衫，趴在海浪不停拍打的浅滩上。有的人衣服被海浪翻到头上，衣不蔽体。他们和心怀的“美国梦”，都葬身在瓦哈卡汹涌翻腾的海浪中。

旁边有一名身着粉色Polo衫的中年男子，浑身湿透，神情悲痛，正在哭泣。何塞赶忙拿出手机，借助翻译软件与他沟通。

这名男子向何塞证实，他和遇难者都是中国偷渡客。在墨西哥籍船夫的带领下一行人在墨西哥南部边境城市塔帕丘拉 (Tapachula) 上船，目的地是瓦哈卡州，他们本打算上岸后由陆路继续北上，入境美国。没想到的是，船只在瓦哈卡州东部维森特海滩 (Playa Vicente) 附近海域翻覆，除了他之外的乘客全都溺亡了。他借助了一个行李箱的浮力，才得以幸免于难。他告诉何塞，溺亡的乘客中，还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子。



走线海难幸存者黄忠锦接受墨西哥警方询问。图片提供：Jose Ignacio

端传媒独家获悉，与何塞对话的幸存者名叫黄忠锦（Huang Zhongjin），50岁，福建人士。端传媒向瓦哈卡总检察长办公室确认，在海滩上发现的八名遇难者皆为中国公民，其中有七名女性与一名男性。只有黄忠锦生还，墨西哥籍船员则下落不明。检方称，黄忠锦目前身体状况良好，只有轻微外伤。他正接受墨西哥移民局的证人保护，配合调查，目前仍滞留在瓦哈卡州。

端传媒从墨西哥知名移民人权捍卫者、天主教神父亚历杭德罗·索拉林德（Alejandro Solalinde）处获悉，黄忠锦已与其建立联系，目前正在等待下一步的法律程序。索拉林德神父主要为从中南美洲前往美国的移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。

检方称，八名中国受害者中，有三名女性的身份未能确认。其他五人的姓名分别是刘燕洁（Liu Yanjie，女，音译，下同）、肖菊伦（Xiao Julun，女）、程红欣（Cheng Hongxin，女）、黄秀英（Huang Xiuying，男）、穆丰荣（Mu Fengrong，女）。截止发稿前，遇难者遗体还未被认领。

当地检方对端传媒表示，他们正在调查事故原因，初步判断为强风所致。当局正与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合作，确认遇难者身份。

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4月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中方对上述船只倾覆事件高度关注，与墨方保持密切沟通，进一步核实遇难人员信息，为幸存中国公民提供协助。

8名中国“走线”移民，葬身墨西哥南部海滩

瓦哈卡州东部是从墨西哥南部边境往北的必经之路，州政府资料显示，800至1200名来自至少十个国家的移民通过墨西哥南部边境进入该州。



“死亡飞艇”

走线群里大家都说，塔帕丘拉陆路有很多警方检查站拦截偷渡客，所以明知水路有风险，他依然铤而走险。

这是公众所知的首宗中国走线人在墨西哥的海难事故。仅两个月前，一艘载有约20名中美洲移民的船只在事故附近海域倾覆，但无人员死亡。

当地知情人士告诉端传媒，该片海域属于强风带，近年发生了多起强风导致的船只倾覆事件。而搭载移民的小船通常不够重，在起风时出海极不安全。

“这条船，我们（中国走线人）称它为‘死亡飞艇’。”

44岁的河南人Sam在去年2月走过这段水路。如今回想起来，他依然心有余悸：“这辈子没有经历过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九死一生。”

当时，他和约20名中国走线人从塔帕丘拉上船，他们天一黑就出发，目的地是瓦哈卡州东部的阿里亚加镇（Arriaga）。20人挤在一艘简陋的木制快艇上，拥挤不堪，连伸腿的空间都没有。船开出一小时后竟出现故障，不得不折返，更换发动机后再次出发。

驶离海岸后，风浪愈发强劲，快艇随着海浪上下颠簸，似乎随时都会散架。Sam坐在船中间，他认为那是船上最安全的地方。船身颠簸时，船中央的振动幅度最小，但尽管如此，他也感觉体内翻山倒海。“船飞起来再落下去的时候，我五脏六腑都往下坠，那力度大得就像打夯（打地基）一样，”Sam回忆说。

船尾的人承受的颠簸力度更大。“那个人一直在叫，说身体快散架了，我帮他顶了两个小时，也顶不住了。”在剩下的航程里，Sam只能默默祈祷能安全到岸。

“我不想再有这个经历，那真是太痛苦了，一分一秒都不想再呆。”

在登船前，Sam就已经在中国走线人聚集的电报群里听说，曾经有多名中国人在这条水路上丧生，其中一起事故就发生在他上船前一个月。端传媒无法独立核实这一信息。

走线群里大家都说，塔帕丘拉陆路有很多警方检查站拦截偷渡客，所以明知水路有风险，他依然铤而走险。“我接受这个风险。不可能睡一觉就到美国的，”Sam说。

因为听说这段水路曾经出过人命，Sam和同行人对蛇头说，没有救生衣绝不上船。不过出海后他才发现，除了溺水之外，还有另一个致命风险。深夜，海面温度直降，寒风刺骨。“我当时在船上就想，我会游泳，但是如果发生海难，我会死掉，因为太冷了，会失温而死。”



墨西哥当局派人抬走遇难者遗体。西班牙语媒体、美国环球电视网（Univision）影片截图

谈到八名中国人在墨西哥海上遇难的新闻，Sam痛心地说：“你看人死了，连个声响都没有。”他想知道这些人的姓名、籍贯、事故原因、他们为何上船。他想起了他在船上最无助的时刻，如果自己当时葬身海底，恐怕外界也无从知晓他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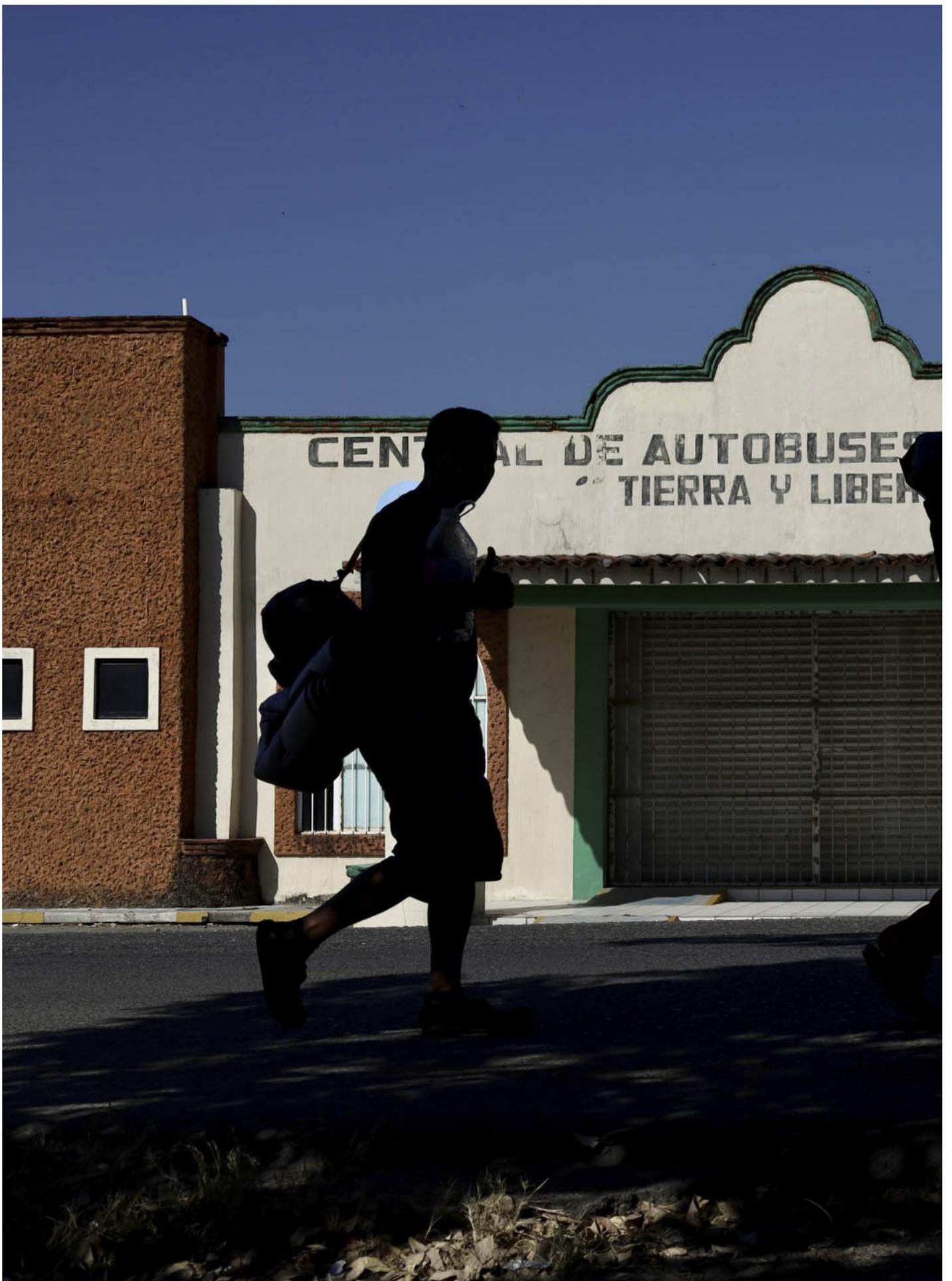
“要是死的是美国人的话，那肯定不一样。死的是中国人呢，那死得像草一样。”

瓦哈卡：天堂与地狱

对于国际游客来说，瓦哈卡州并不陌生，当地以独特的原住民文化、多姿多彩的手工艺传统和水清沙幼的海滩闻名，还有中国游客把州首府瓦哈卡城称作“墨西哥的大理”。不过，在离旅游热点五、六小时车程的瓦哈卡东部，却是另一番光景。

海难事发的维森特海滩距离最近的机场有五个小时车程。离这里最近的小镇、圣弗兰斯科德玛镇（San Francisco del Mar）在15公里开外，不通公路。该镇人口约12000人，其中四分之一为渔民，经济落后萧条。有当地居民对端传媒说，周边地区有组织犯罪十分猖獗。

瓦哈卡州东部是从墨西哥南部边境往北的必经之路。瓦哈卡州政府[资料显示](#)，每天有800至1200名来自至少十个国家的移民通过墨西哥南部边境进入该州，其中一些人步行，还有人乘坐卡车，大部分则是通过海路。



2024年1月9日，墨西哥瓦哈卡，一群移民经过一个巴士站，继续前往美墨边境。摄：Jose Torres/Anadolu via Getty Images

当Sam的快艇在晨光熹微时平安靠岸，他感觉瓦哈卡东部的乡村宛如天堂。“风景非常漂亮，海天一色，海上有很多大鸟盘旋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色。”他想起了电影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里相似的场景，此刻他与片中的少年一样，方才在汪洋大海中死里逃生。他后来顺利抵达美国，如今在纽约经营一家翻译公司。

对于中国走线人数的暴增，当地社区中不乏讨论。“这是新事物，看到中国人，人们很惊讶，”一名当地居民对端传媒说：“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。”

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统计，在2023年，有超过37000名中国人从墨西哥非法穿越边境到美国。尽管人数不及墨西哥、危地马拉（又译为瓜地马拉）、委内瑞拉等国，中国是近年增长最迅速的移民群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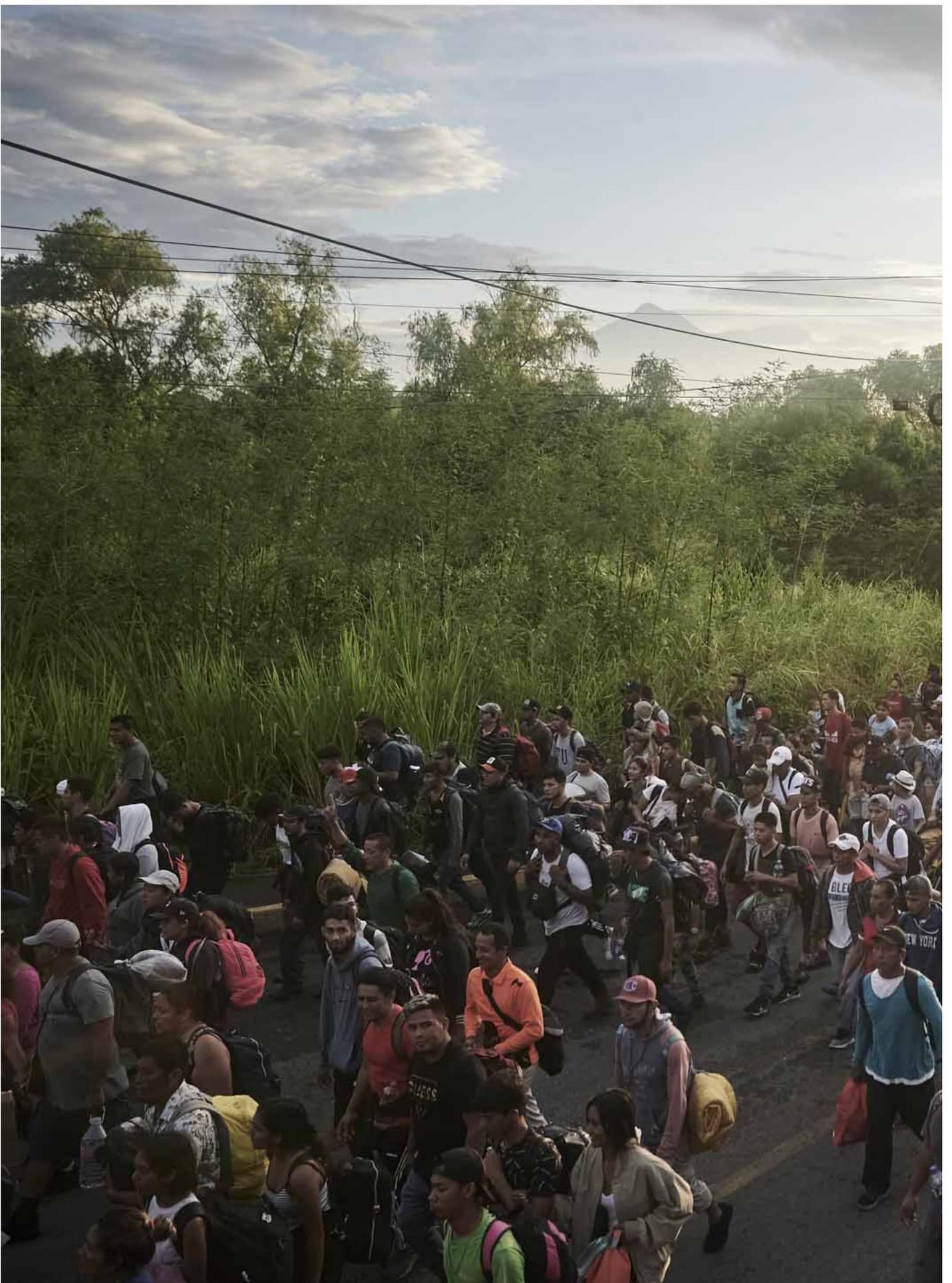
“请不要走水路”

中国走线客在墨西哥遭遇海难的消息传出后，生活在美国加州、34岁的广东人萧崇浩在推特上发表了一连串的[推文](#)，揭露了他所知道的塔帕丘拉人口贩运网络。他写道：“如果走线客能看到这篇文章，请不要走水路。”

在2023年初，萧崇浩和当时怀孕六个月的妻子也曾走线经过塔帕丘拉。他们按着抖音上的走线的资讯，从厄瓜多尔坐飞机到萨尔多瓦，一路北上，抵达危地马拉与墨西哥边境。

在危地马拉边境小镇德空乌曼（Ciudad Tecun Uman），他们雇用当地蛇头帮助坐船偷渡。两国南部接壤处以苏恰特河（Rio Suchiate）为边境线，据萧崇浩回忆，此处河面不宽，河水较浅，渡河风险并不高。

“这是很常规的偷渡路线，因为两国边境的警力松懈。巡逻的警察一走，当地蛇头都会成规模地运送偷渡的人，”萧崇浩对端传媒说。在当地蛇头的帮助下，他们乘皮筏渡河，再坐车不到一小时，抵达墨西哥恰帕斯州的主要边境城市塔帕丘拉。



2023年10月30日，移民穿越墨西哥塔帕丘拉（Tapachula），继续前往美墨边境。摄：Mahe Elipe/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

在当地方言纳瓦特尔语中，塔帕丘拉（Tapachula）意为“在水域之间”。这里地势低洼，有多条河流纵横交错，洪水频发。

早在20世纪初，就已有华人移民到塔帕丘拉。早期的华人移民主要在当地的咖啡种植园工作，随后从农业转至从商，其中有不少人以开餐厅在墨西哥站稳脚跟。谷歌地图显示，仅在塔帕丘拉市中心的数个街区，就有八、九家中餐馆，它们主要提供粤菜以及炒面、炒饭、炒杂碎等中式快餐。

萧崇浩说，到达塔帕丘拉的移民大多都会被蛇头送到市中心广场附近住宿，不少中国走线人会与中餐馆老板换汇，用微信转账人民币，换来墨西哥比索在当地消费，顺便打听走线的信息。

他和妻子来到塔帕丘拉后，因为想念家乡菜云吞面，也光顾了一家中餐馆。老板主动与他们搭讪，用同胞的身份博取信任，很快确认了他们是前往美国的走线客，便尝试说服他们雇用水路蛇头，坐快艇到海上，绕开塔帕丘拉周边的陆路检查站。老板对他说：“你现在出不去了，（陆路）管控特别严格，到处都封死了。”

萧崇浩打开手机上的谷歌地图一看，发现从塔帕丘拉往西北方向走，的确只有一条陆路。他听说一路上有多个墨西哥警方和移民局的检查点，如果偷渡者要一一绕过，要花费不少时间和金钱，还可能会被折返或逮捕。

“这个地方，像铁桶一样的。”萧崇浩形容，塔帕丘拉犹如“国中之国”，出入管理严密。



2023年10月30日，移民穿越墨西哥塔帕丘拉（Tapachula）。摄：Mahe Elipe/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

墨西哥是“新的雨林”

“以往走线赴美的移民都一致认为，雨林中的达连隘口是路途中最艰难的一站，但如今许多人说，墨西哥变成了最大的难关。”

近年来，墨西哥越发成为美国打击非法移民的实际执行者。迫于来自美国的压力，墨西哥当局在境内新增检查站，严查偷渡客。

美国总统大选在即，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与共和党对手、前任总统特朗普激烈争持的焦点议题。近期[民调显示](#)，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拜登政府的美墨边境管控不满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在民意压力之下，民主党对边境偷渡的立场显著右转，某些政纲甚至与共和党不谋而合，例如提议对每日跨越边境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设限。

以打击非法移民为标志性政纲的特朗普自然不甘示弱，他猛烈批评拜登之余，还形容涌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正在“毒害美国的血液”。今年三月，[在采访中](#)被问到大量中国走线客进入美国的现象时，特朗普更称：“他们可能正在（美国）境内组织军队……因为他们大多都是健康年轻的男性。”

中国偷渡客“走线”常规路线



近期，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创下历史新高，而且其中包括大量墨西哥人，这让墨西哥成为美国移民议题中重要的利益相关方。

人道援助组织“国际救援委员会”观察到，墨西哥政府近年打击移民的政策转变，当局在发现偷渡者后，并不把他们遣返出国，而是将他们往南送。换言之，偷渡者在墨西哥南北折返，不停轮回，像桌游里的棋子一样，一旦落入机关，就要后退几步。

这正是Sam在墨西哥的经历。他曾两次被移民局逮捕，拘留多日后被押送上车，往南面送。被释放后，他又继续北上赴美。

在抵达墨西哥之前，Sam在哥伦比亚遭遇持枪抢劫，也徒步走过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边境的雨林“达连隘口”（Darien Gap），但他说，沿水路离开特帕丘拉才是他40天走线历程中最危险的一段路。

“这个比那个抢劫危险多了。抢劫要点钱，这个是要命的。”

“人权观察”的研究员阿里·索耶（Ari Sawyer）此前接受[采访时](#)表示，以往走线赴美的移民都一致认为，雨林中的达连隘口是路途中最艰难的一站，但如今许多人说，墨西哥变成了最大的难关。

“墨西哥是新的‘雨林’。”索耶说。



2023年4月10日，中国的移民坐船从墨西哥穿越格兰德河进入美国。摄：Reuters/达志影像

中餐馆老板的“报价”

在中国走线人墨西哥海难惨案的背后，是当地盘根错节的人口贩运网络，其中还有华人的深度参与。

中餐馆的老板告诉萧崇浩，如果不花个4、5000美金，他们根本就走不出严防死守的塔帕丘拉，如果不走水路，就只能在这里“挂壁”。

“挂壁”是中国走线人之间常用的黑话，“意思就是你整个人就‘挂’在这里了，就像晾衣服一样，出不去了。你没有活路，但也死不掉，”萧崇浩说。马不停蹄的中国走线人为了避免挂壁，往往愿意多花点钱打点。对于走水路的危险，中餐馆老板只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别人都走了，也没事啊。”

由于妻子怀着身孕，萧崇浩为避免不必要的风险，没有急着离开塔帕丘拉，在此停留了一周，到处打听出路。他会说基本的西班牙语，接触到为偷渡客在墨西哥申请难民身份的当地律师，对方警告他，走水路的风险极高。

为了躲避巡逻的海警，载着偷渡客的船要在夜间行动，而且必须远离海岸。跟边境上平缓狭窄的苏恰特河（Rio Suchiate）不同，如果遇上恶劣天气，海上将风高浪急。快艇上的安全措施欠缺，通常不会给乘客预备救生衣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，船只一旦翻覆，乘客在茫茫大海中往往九死一生。

当地律师还告诉萧崇浩，水路蛇头业务由当地黑帮控制，从水路从塔帕丘拉北上到瓦哈卡州等地，收费为每人100到180美金。

西班牙语媒体、美国环球电视网（Univision）关于中国偷渡客海难的报道印证了这一说法。在采访中，一名与蛇头合作的船员称，偷渡客通常从塔帕丘拉北面的帕雷顿（Paredón）坐船到圣法兰西斯科德玛镇（San Francisco del Mar）。如果走陆路，这段路只需开车两个小时。水路偷渡费用每人120美金起。

这名船员称，在多国的偷渡者当中，中国人愿意付的价格最高。被船员称作“老板”的走私头目抽成30%，老板听说海岸边发现中国人的尸体后就人间蒸发了，只通过电话给船员下达指令。这名船员更指控，国民警卫队和市政当局收受走私集团的贿赂。“他们都参与其中，他们都参与其中，不是吗？”这名船员在采访中说。国民警卫队是墨西哥在南部边境地区专职应对非法移民的部队。

萧崇浩回想起，中餐馆老板的水路偷渡报价是每人300到500美金，可见其中抽成的水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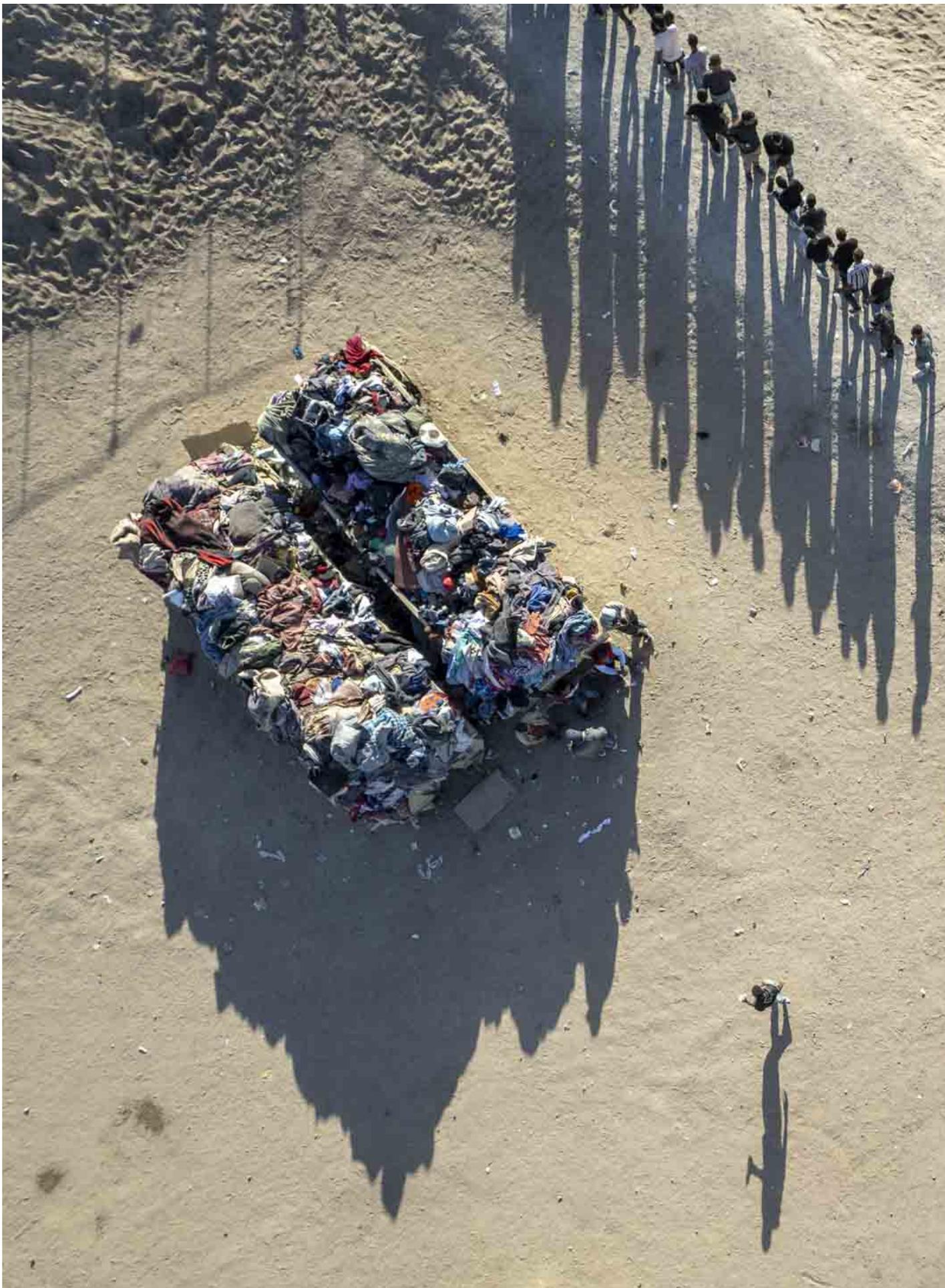
在中国走线人墨西哥海难惨案的背后，是当地盘根错节的人口贩运网络，其中还有华人的深度参与。萧崇浩猜测，遇难的中国人或许是急于离开塔帕丘拉，接受了中餐馆老板们的推销。他说，这些中餐馆老板是移民墨西哥多年的华人，多为广东、福建籍。

“表面上他是餐馆老板，其实他本身就是蛇头，只是有一个合法生意来做掩护，就等你自投罗网。”

曾在塔帕丘拉搭乘快艇的Sam也说，当地中餐馆老板们做着蛇头的生意。他在走线群组里看到前人的经验，循迹找到中餐馆老板为他安排快艇。“就像旅游线路一样，都有人告诉你去哪里，有谁招待。”

他认为，走线人在行前应该要做好功课，评估自己能承受的风险。“我不会去怪责这些中餐馆的老板们，” Sam说，“我不认为他们在做坏事。天灾人祸没办法，罪不在他们身上。他是在救人啊，救一个人到自由的土地上，我认为他是在渡人啊。”

得知水路险恶后，萧崇浩与妻子决定尝试坐小巴车北上。在塔帕丘拉北面200多公里处，他们经过一处军方检查站被拦下、送回塔帕丘拉。第二次坐车北上时，萧崇浩改变策略，一路上与车上的民众交谈，打听周边的信息。“有一个中国面孔的人会讲西班牙语，他们都很乐意介绍的，还会告诉我哪里有检查站。”每每遇到检查站，他们就提前下车，坐摩托车绕土路，或者跟着拉美裔移民，徒步穿过芒果林来躲避警察，这才安全离开塔帕丘拉周边。



2023年5月12日，德州埃尔帕索，美墨边境的移民排队接受美国边境巡逻人员的处理。垃圾箱里装满了旧衣服，移民不得将其带入拘留所。摄：John Moore/Getty Images

墨西哥苦旅

“走海路的话，就是没有退路了。走陆路的话，出事了还能退，”目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武汉人杨鑫对端传媒说。他在2021年走线到美国，也差点在海上遇险。他和其他15名中国人在加勒比海的巴哈马集资40000美金买了一艘帆船，打算开船到美国佛罗里达州，但由于开船人经验不足，帆船开出不久便搁浅了，求助当地海警才顺利脱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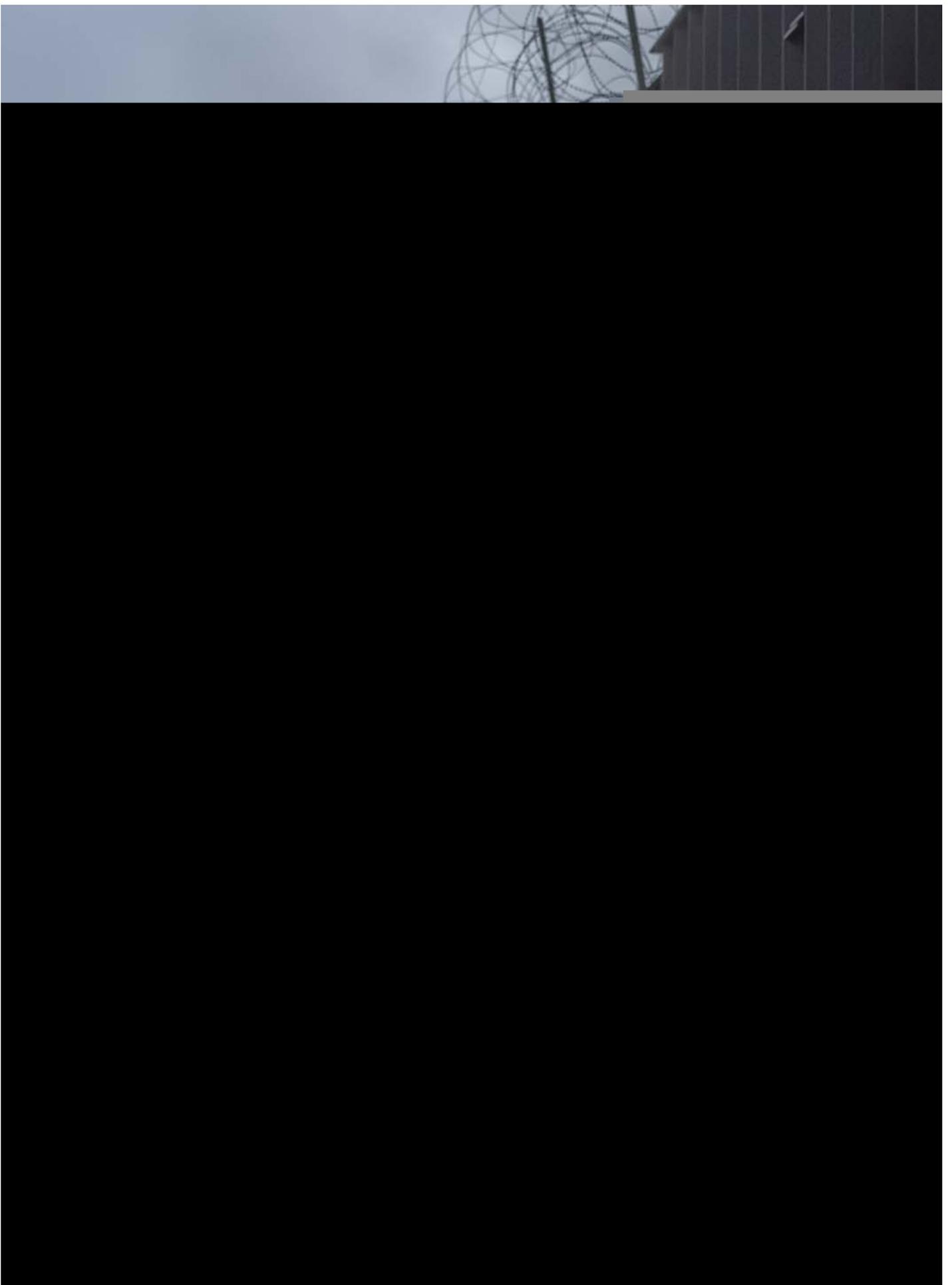
杨鑫认为，经过这次墨西哥海难，中国走线客多会规避这段水路，但这不会影响这个群体偷渡赴美的热情。

“该走的还是会走，那走雨林的还有死人的、抢劫的，还不是照样有人走？”

在巴哈马遇险后，杨鑫也没有放弃“美国梦”，他转至中美洲走“雨林线”，穿越多国来到墨西哥，第一站便是塔帕丘拉。

当年，他并不知道有水路离开塔帕丘拉的选项。他及四名中国走线人以每人4000美金的价格买通当地蛇头，以俗称“大包”的方式，包私家车一路北上。在五天内，他们马不停蹄，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都在赶路。这一路上，他们多次遇到警察查车盘问、索贿。在经过墨西哥城往北处时，一行人的钱财更是被警察搜刮一空。

“我们的钱都藏在很隐蔽的地方，鞋垫子底下、皮带扣子里面。但无论藏到哪里的钱，都被警察翻出来，他们很有经验的。”杨鑫五人一共损失了约4000美金，身无分文，只剩下中国的银行卡，所幸最终顺利抵达美国。



2023年12月22日，美国加州，移民穿过美墨边境围栏的缺口。摄：Qian Weizhong/VCG via Getty Images

在走线客赴美途径的多国当中，墨西哥的路程是最漫长的，从南端塔帕丘拉，到北面的美墨边境，全长超过4000公里。根据国际移民组织（IOM）的[统计](#)，墨西哥与美国边境是全球移民陆上路径中最死亡人数最高的。在2022年，共有686名移民在美墨边境区域死亡或失踪。

离开塔帕丘拉后，萧崇浩在墨西哥走线的旅程也并非一路坦途。在接近美墨边境处，他和妻子被乔装为移民局职员的黑帮绑架，付过赎金后依然被囚禁多日。直到妻子出现剧烈宫缩，黑帮不得已将他们送到医院。护士叫来救护车，将他们送到美墨边境的另一家医院，还再三告诫说：“你们离开这个地方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”

回想墨西哥之旅，萧崇浩对黑白两道的索贿、勒索与华人同胞的算计心有余悸。“什么阿猫阿狗都问你要钱。它（墨西哥）就是很腐败的地方，有的人很善良，但有的人很坏，很两极分化的地方。”

在美墨边境的医院里，萧崇浩遇到一个素昧平生的墨西哥人，对方一直问他需不需要食物，甚至邀请他和妻子到自己家来住。更令萧崇浩不解的是，这个人还一直用西班牙语称呼他为“同胞”（paisano）。一番交谈后，他才明白此人原来是中墨混血，父亲早年从广东移居墨西哥，他们一家姓Chong。Chong收留了萧崇浩与妻子五日，还亲自开车将他们送往走线旅途上墨西哥的最后一站、美墨边境墙脚下的莫西卡里（Mexicali）。两家人如今仍保有联系。

“这种就是同胞之情。他对落难的人施以援手，比以族裔说事，更加高贵。”

（Tom Kearney、JH对本文亦有贡献。萧崇浩、Sam为化名。）

[#走线](#) [#偷渡](#) [#美国移民](#) [#墨西哥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